

# 一個小市民

的

心

聲

孤影

楔子：一九六八年法國巴黎發生大暴動，左派學生們所謂「覺醒的青年」到處放火，砸商店，挖人行道，跟警察打游擊戰，全市陷入恐怖混亂。一些號稱「前進」的教授學者，竟爲之眉飛色舞，撫掌稱快，但萬千良善市民的生命財產全失保障，困處家中，惶惶不可終日。就在暴亂到達最高潮，社會秩序瀕臨完全崩潰之際，七十七歲的老總統戴高樂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電視演說，號召人民奮起支持政府。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，奇跡出現了，千千萬萬安份守己的小老百姓、小商人、小職員、家庭主婦，所謂沉默的大衆，在忍無可忍之下，紛紛挺身而出，高唱馬賽曲遊行示威，熱淚直流的振臂支持政府，讓全世界明明白白的看到真正的民意，真正的人心，終於將法蘭西共和國再一次從恐怖混亂中挽救出來。

我是一個終年爲生活而奔忙的小市民，沒有高深的學問，也無特殊地位，過去不會在任何報紙雜誌上寫過文章，純粹爲一讀者；也不會在任何集會或廣播中發表過演說，純粹爲一聽衆。像我這樣默默無聞地工作和生活在的人，無疑佔今日社會的絕大多數。也就因爲我整天生活在這些沉默的大衆之中，所以我特別了解他們的一切愛惡和想法。最近因國家多難，外交上屢受挫折，許多名流學者，紛紛在報紙、雜誌上提出他們的高見。我們當然也很關切。不過我們

「，結果造成今天半個世界的赤禍。由此可見，任何偏激的「思想體系」，如果跟常識脫了節，跟經驗分了家，或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弊，都不能實行，若是硬要拿來實施，最幸運的結果，是緣木求魚，勞而無功；搞得不好就要造成禍害，始作俑的人固然難逃其災，無辜的人也會同遭池魚之殃。

最近看到一位教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，主張開放「學生運動」，建議開闢「民主廣場」，讓學生「在升旗臺上自由發言」。這一主張，不管其有多少學術上的根據。但依據小市民與各行各業的人接觸的結果，凡是希望繼續在安定社會秩序保護下而生活的老百姓，不管是「本省人」也好，「外省人」也好，農民也好，工人也好，白領階級也好，只要稍微了解這個建議之嚴重性的人，都會嚇一大跳。俗話說「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繩」，不用說以前大陸上反饑餓、反迫害、反內戰的往事，猶歷歷在目；即拿近年來美國觸目驚心的學潮，驅逐校長，佔領校園，焚燒國旗，放火揍人等活生生的事實來看，能不教人警惕恐懼？以今日的臺灣社會經濟與國家的處境，經得起類似的波動嗎？小市民實在很表懷疑。

這位教授提出這樣的主張，是基於他自己的下列幾個「信念」（或者說是理論）：①「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的能力」；②「學生運動如果沒有客觀的因素和需要，口號即不能喊得響亮，引不起社會共鳴，「可見學生運動必然有客觀環境的因素，也有它的需要」；③「學生運動是「責任感和正義感的最高表現，是一種利他的行爲，是不受物質利益的誘惑，而受良知推動」的。但照小市民看來，以上幾點信念，都脆弱得很。這裏，小市民想請教一下：

第一、大學生真的「都有」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的能力嗎？  
第二、大學生真的對五花八門的問題，從我國承認孟加拉國的利弊，到歌廳應否存在，都有正確的判斷的能力嗎？

第三、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真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可以求之於大學生的嗎？  
先說第一點：我們要知道，大學生不是「80型戰鬥機，也不是五十鈴大卡車。沒有一定的規格性能可言。大學生家庭背景不同，智商高低不同，興趣性向不同，讀大學的目的更不同，若說「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的能力」。就如同說「大學生都討厭數學」、「大學生都喜歡珍西蒙絲」一樣，恐怕很難令人信服。

如果退一步說，大多數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的能力，是不是比

對於其中極少數人的偏激意見，覺得非常害怕，實在不能再事沉默，因此，不揣鄙陋，在此提出我們的粗淺看法，以就教於高明（由於此文不是筆者個人的想法，而是一般小市民的共同感覺，故下文一律以「小市民」代替第一人稱的「我」，以符實際）。

這篇文章，想拿「學生運動」來作討論的主題。

小市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，目前有極少數高級知識分子，完全生活在自己一廂情願的「思想體系」裏，他們用各式各樣的主觀「信念」，來拱衛着自己「體系」，不僅不了解大多數人的生活 and 想法，甚至跟常識脫了節，跟經驗分了家。這是小市民最就心的一個問題。古代「戰國」末期，韓國有一位公子叫韓非，他建立了一個「思想體系」，認爲道德倫理完全無用，只有嚴刑峻法，才能治國，他用各種理論和信念，去證實他的體系，秦始皇讀到他的大著，嘆曰：「若得此人爲友，死無憾矣！」後經李斯介紹給始皇，他們一談便是三日三夜不倦。現在我們看看，若照他的體系推演，既然道德無用，則一切談道德的書，便是胡說八道，應該焚燬，一切講道德的人，也是妖言惑衆，應予活埋。這樣一來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，不是很對嗎？近世德國出了一個馬克斯，他建立了另外一個更爲偏激「思想體系」，認爲歷史的進化是原於「階級鬥爭

較接近事實呢？小市民仍然不敢樂觀。爲什麼？先看幾個最淺近的例子，一位醫科高年級學生，有沒有能力正確判斷出一位癌症病人，究竟應該動手術開刀，還是採用放射治療？一位經濟系的高年級學生，能不能權衡利弊，正確判斷出今天的新臺幣對美金該不該升值？一位化工系的高年級學生，能不能根據花錢少、效能高的兩大原則，設計出一座蒸餾塔，並且估計出這座蒸餾塔的費用？小市民敢說能對這三個問題作肯定答覆的人，只怕不會太多。（請注意這三個問題，都是範圍較小，牽涉到的因素較少，而且無關乎感情、人性、社會等等複雜的玩藝）。若是有位外科主任，一位中央銀行的高級主管，和一位石油化學專家，各自針對上述三個問題，故意佈下陷阱害人，讓這些學生作判斷。這時候，能有幾位學生判斷出其錯誤的，恐怕更不可樂觀吧？高年級的學生如此，一、二年級的學生又如何？優秀的學生如此，混日子的學生又如何？可見所謂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，並不像飲食男女一樣容易的事。

再說第二點：「大學生」能否對所有五花八門的問題，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？小市民更不敢樂觀了。一位歷史系、哲學系的高材生，對於前述癌症開刀問題，新臺幣升值問題，蒸餾塔規格問題，能不能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，提出正確的答案？恐怕是百分之百的「不能」吧？據我們所知，要談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，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對所要思考、判斷的課題，有深入的研求、深入的了解，這樣的思考和判斷，才不會是空中樓閣。俗話說「隔行如隔山」，那是絲毫摻假不得的。我們不要有一個錯覺，以爲社會科學的問題「容易」，內行外行的人都可以隨便吹吹，如果真是如此，政治系、社會系、哲學系的教授學生，大可以跳淡水河了。

現在接着談第三點：小市民不敢輕視知識的價值。一個有相當知識的人，他的思考，他的判斷，通常總比知識低的人來得高明些。不過，沒有相當經驗閱歷來配合知識，光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純知識，對一個人的見解和判斷，到底能有多大的幫助，小市民不敢作太高的估計，甚至有點懷疑。起碼在社會科學方面，這種孤立的純知識，對一個人的思考判斷，很可能發生反面的影響，亦即有了知識「助威」，反而膽氣一壯，有恃無恐，以違反常識和經驗的許多論據，建立起自己偏頗的思想體系，像韓非子和馬克斯一樣，頗令我們擔心。前面提到的醫學系、經濟系、化工系高年級生，他們的素質可能很好，成績可能很優異，他們對於本行問題，也許可以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。但如那位